

走趙下鄉



著 林 俞

印 翻 店 書 衆 群 行

老
趙
下
鄉

著 林 俞

行印店書衆群行太

版再月一十年七四九一

目錄

一	老趙下鄉	二
二	劉家合的婚事	二
三	幹內會上頂嘴	一一
四	老趙問真情	一九
五	劉應祿心慌	二六
六	農會開大會	三〇
七	抓住劉永年	三六
八	鬥爭	四〇
九	實踐	四四

老趙下鄉

一九四三年秋天，日本鬼子對邊區發動了大「掃蕩」，在阜平縣整度區庫溝鄉劃了一個多月，叫民兵地方兵圍打的很狼狽，退到沙河去休整。

阜平縣沙河戰時指揮部連長指示胭脂前區黨委敵人陷走的空際萬轉萬變，抗擊轉移工作。捉起種麥真是件大事，鬼子進西「長期圍剿」趙有積極秋耕種麥，估計敵人不會很快就結束「掃蕩」。因此「有座子，晚時抓種麥，按平常學識，畢竟：「白家早，寒露過，秋分的麥子正當時」。今年可不用陷秋勞，。指眼前都過了，眼前是霜降的節節，只有晚麥還可以種，麥是今年不秋種上，過了年正是個青黃不相接的時候，看這些麥地怎麼能種好？因此縣黨委都派縣黨委的老趙到胭脂河區來推動這個工作。

老趙原是胭脂河人，抗戰前紅二十四軍在阜平成立胭脂核的時候，參加黨革命，抗戰一開始，八路軍從平型關下來，他積極組織村農會。日子不多又捉捕區裏去。他比外來幹部更清楚人們的苦處，鄉親們有事也願軍找估時辦，這一來，胭脂河的二五減租，增加工資，興地開墾，都是他直接領導起來的，興起老趙，除一個人不喜愛，四二年整風以後，他才抗開胭脂河開縣裏去工作的。

他到了胭脂河區，黨委已經從秘密交通站接到了縣黨委關於抗擊轉移的緊急指示，區幹事們已經商量了下午，縣黨委也陷放了，看啥沒什麼困難，老趙可就是不要

心。覺着動員這種種落後農的份子那是件容易事。——那區兒子駐的日子頂多的村是劉家台，損失也較那村大。到比，老敏肉定先請劉家台去。

二 劉家台的大事

老想到了劉家台，天快晌午了，只見河邊這旁的棒子梢這去撈撈的挺在地裏，一點也沒砍，這裏沒水，地裏沒人，像這樣地都沒這出來，這說上哈耕地種麥！

一到村邊，就是一股臭味，這這滿地的糞毛、這腸子、羊膈袋，節敏這這去了，糞子可比夏天不少，黑呀呀的，一羣一羣的在這這死肉爛皮子上亂飛。

老敏一駐眉頂，心想：怎樣的沒人打掃一下？那忙聽去咧？

等到了村裏，情形像爛不了多少：駐上還有「大日本皇軍」的「告民這書」，「這這這亞新秩序」一這的這呀，村口沒有站崗的，冷清清好像村裏沒有人，老敏心裏一動：「莫不是有了敏況（敏情）人全跑光了？」反「鎮清」清時候，這這這這這敏敏敏。連忙去找山敏敏，只見村敏相公院上的惠標「小樹」，這這的這清，並沒有事，這這才走惠村去。

進村不遠，敏聽到一家莊子裏有一片吵聲，老敏不由站住，只這到一聽到響聲的女人像殺豬一樣的嚷嚷：「黑了心了，你個裏弄的東財比敏少？……」又「這這這這的聲音喊這：『撒手，還不這！好，你咬人！打她！』聲音敏來越近，到門口上

來了，老趙趕上前去，看到一個開法上下的矮胖漢子跟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一個小包袱，拉拉扯扯的拉到街上來，緊接着又跟出一個女人來，生氣的喊着：「嫂子，你撒手吧，叫他們愛拿啥拿啥算了！」這功夫，男的使勁一奔，女人撒了手，咕咚跌倒在門檻子上，她哇的一聲，一行鼻涕，兩行淚的大哭起來。

老趙想上前問個究竟，忽然又有一個男的走出來，一碰見老趙，就喊了聲：「是老趙吧！」剛垂下東西的那個矮胖子吃驚的抬起頭來，一眼見了老趙，直楞楞的散不上話來，老趙也是一樣，沒想到在這種場合裏碰到他倆。原縣城正北村長劉應祿，魯東西的是民兵中隊長劉樹忠。劉應祿跟老趙頂熟，老趙在區裏領過二五錢租的時候，劉應祿就是軍村的羣衆領袖，老趙在他家吃，在他家住，像一家人一樣，後來他光景過好了，娶了個老婆，這是當從小受海換俄挨怕了的女人，因此劉過光景挺認真，破瓜爛菜也都看到眼裏，可就是不嫌老趙，他去了還是給做兩樣的飯吃。

這當兒劉應祿猛不防發見老趙，乍見面，舌頭像是短了，傻楞了半晌，才明白過來似的上前接過老趙的行李捲，又上下打量一陣才問道：「唉！老趙，這兩月工夫淨呆（在）那裏咧？你好吧！」老趙見了他，滿心高興，正想問他的情形，劉樹忠早擠上前來，把胖敦敦的身子一直貼到老趙的胸膛上去，直到兩個人就只顯他一個老了，只因他比老趙大上兩三歲，滿口稱老趙兄弟，顯的比劉應祿親熱的多，連問老趙在那裏來的？吃飯了沒有？又請他到村公所裏去歇息。

老趙從來不喜歡人來道一套客氣，這兩個月門爭多緊張，今日在一塊的人明兒就許被殺，大夥都跟鬼子拚着死活。那敢用這套俗客氣？見着苦人常常是心裏高興，嘴裏說不出話，聽上劉國忠這股熱乎勁，倒叫人心裏不舒服。他只問道：「你們都好吧？村裏損失大不大？」

兩個人齊聲說：「別提了，老趙，數俺村糟害的苦！」

老趙一抬頭看見剛才那個女人，混身是土，泥臉上又鼻涕又是淚，被剛才跟她叫嫂子的那個女人扶到院子裏去了，就問道：「你們正忙啥呢？」

劉國忠想說，沒說出來；劉國忠就搶先了：

「說起來話長了，老趙，你看，這工作就是沒法他，忠子一走，搶剩下的東西扔了個滿世界，街裏也是，院裏也是，簡直成了一處粥。老百姓一回來，不管是自己不是，就是往家裏弄，鬧的家家抄嘴吵架。上級佈置的什麼救災呀，種麥呀，他們都當成耳旁風，現時俺鎮正挨家查，弄出來放到村公所，再叫大夥認。」

「這糊糊功夫不住旺老趙的顏色，末後又加上一句：「唉！這村裏老百姓就是落後，不打不拉屎！上級佈置的工作多他，糊着糊不了，真叫人冒火！」

老趙聽了不由不急，忙他一聲：「你們快查完了他？」

「也快，大頭都過去啦，不出兩天就清了——老趙兄忠，你先到村公所去歇着去罷，我們他得他查查去，戰時處處得抓緊點。」

劉國忠見街上來了人，就喊他進來，「聽！你到村公所裏查查老趙那家來了，緊要處，叫個日的給得俺，快點，

時，等等，連行李也送去！」那人儘看老趙一眼，從劉應福手裏接過行李去就走了。

劉應福像有話說，劉國忠一拉她，也就跟着挨戶搜查去了。只剩下老趙沒有走，覺着劉國忠這套作風不正派，就想到院裏問個底細，這時扶進媳子去的那個女人又出來了，對老趙說：「不認識了嗎？」這時老趙才認出來；原來她是王占海的老婆，王占海搞過村工員的工作，那時候他三地地主劉維孝家裏當長工，老趙領導增資運動的時候不斷找他，不用問那個啼哭的女人就是他哥哥王占山的老婆了。

幾年不到到家台，可真顯的生疏了，人還都認識，就是說不上誰變的怎麼樣了，連劉應福這樣熟的人，怎麼也像舌頭短了半截，揚着張不開嘴呢？老趙見牆根有塊石頭，他就一屁股坐下問她道：「剛才怎麼回事？老王不在家？」女人見老趙坐下來，心想大概有話說，從前老趙常跟王占海拉話，她就不覺着拘束，就對老趙學說起來了：

「我不知道當說不當說，老趙，你又不是外人，可是不許說是我說的，」不放心的斜了老趙一眼，又說道：「你親眼看見他們從人手裏搶東西了，要不是自個的，不用他們說，咱也不要；光指着我偷偷摸摸還過財主了哇？人有臉。樹有皮，這個可好，連我要再送的賄送（嫁裝）也弄走了！鬼子把人們糟害成這個樣，他們不說跟鬼子拚，鬼子在的功夫，都一個個的夾着尾巴跑的沒影了，這時衝着我們的東西出氣！」

老趙不知道底細，不便說哈，就問：「老王呢？」

女人嘴一撇，瞧不起的哼了一聲說道：「他那沒出息的，本來就一個窩囊腫，這二年更不沾了，前年個伴種了財主家幾畝地，工會的事也不幹了，他哥們也勸他着這個小日子，一年忙到頭也不够吃的，偏偏越渴越吃鹽。又趕上這回「掃蕩」，東西丟了個光，連鍋也渴不開了！有啥法！他一早跑去他姪姪家借吃的去了。」她端詳老趙的面色好一會，又說：「提起這幾畝伴地來財主家說要收回去呢！」

她正想說下去，村外一連串的來了幾個人，老趙機警的從腰裏拉出鐵槍來，女人知道老趙誤會了，就忙說道：「沒事，是五成子他們，游擊組！」

說話之間，那些人來到眼前；打頭的是一個年青的高個子，腰裏挎的又是地雷又是手榴彈，肩上抗着大槍，後面的人都有武器，看他們走的曲曲打打的就知道沒什麼情況。

女人見老趙光盯着眼瞪，却不說話，就問他道：「你不認識嗎？頭裏那不是楊老纏的大小子叫五成子的嗎？」

老趙一聽粘起身來，不由輕聲問了一聲：「五成子？這樣高了！」

叫五成子的人早聽到了，也就站住對老趙一端詳，却還認得，老趙在村裏搞二五減租的時候，五成子是兒童團團長呢，他現在已經是大人了，不光是外人，還跟日本鬼子打游擊戰啦，他挺爽快，一點也不把老趙當生人，對後面圍上來的游擊組員們說：「記的不起嗎？老趙！就是常指行李搭到咱們楊家溝去的那個人。」原

來老趙不像訓的幹部，把行李打成長方形的揹包；却是把被子一捲，拿麻繩一綁，用個棍子一挑，扛在肩上，活像個招工的，這麼一提，這把子年輕的說都想起來了，也都聽說他在縣裏工作，就七嘴八舌的問他有啥消息，李勇地雷戰怎麼樣了，打了啥勝仗。

這兩個月，老趙在沙河南沿跟村游擊組黑夜白日轉山頭，打麻雀戰，一見了村游擊組，就算見了熟人了，聽他們一問也就把知道的勝利消息揀兩件講給他們聽；什麼李勇炸汽車，「地雷戴草帽」的故事，青年們一聽好興奮，也請給他五成子打鬼子，黑夜巡邏點拉牛的事情來，你一言，我一語，沒老趙講話的空子了，連王占海的老婆也插起嘴來：

「對你說吧，老趙，村裏多虧他們了，鬼子搜山那功夫，東邊放火，西邊打槍，趕的人和羊呀似的沒處躲，不是游擊組領着轉，不全跑到人家手裏去？」

說了一陣子，王占海老婆像想起什麼事似的，抱怨自己的說：「喲，光顧說話，我忘了你們口渴了，我給你們端米湯去！」

游擊組們並不客氣，爽利坐在台階上，門檻上，等她端米湯來，又向老趙打聽消息，王占海老婆果然用大瓢端出米湯來，幾個人站起半個身子來，搶着喝倒犯女人這樂了；她對老趙誇起他們來：

「那是好樣的，沒一個像劉國忠那東西，鬼子沒到就竄的沒影了。」

老趙一聽劉國忠三個字又勾引起剛才聽見劉國忠那種不管不顧，忙問道：「他

不是中隊了？」那個游擊組員哼了一聲，說道：「誰說不是，人家是管你們嗎！」

「剛不是說他算沒影了嗎？」

「哼，鬼子都算不過他，連等鬼子撤了，還在窩裏蹲着呢！要不是我們通知他，他敢從九區撤回來？說起來你也不知道，劉家台是劉家的，他們楊家溝姓楊的沒份。」

五成子怕老趙不認識這把子年輕的，對他說：「這把子姓楊家溝的。」聽着剛才說話的人說：「他是俺老聚叔家的，老聚叔還當農會委員呢。」

楊家溝是劉家台的副村，隔一道梁不過三里地，是個窮溝，比不上胭脂河沿上麥地多，靠山坡上刨着糧點穀子。

老趙心中暗想：劉家台真變了大樣，從前兒童團的孩子們倒批評起大人們來了，看這村裏問題可不小，推動種麥一定有困難，想到這裏心裏有點着急，就要立刻弄明白究竟，不由站起身來，好結束這段談話，順口問五成子：「你們這是幹啥去了？」五成子看出老趙的意思，也就站起來，一邊告訴他，如何拂曉逼近河套的鬼子進行偵察的事，一邊用手招呼大夥起來站隊，臨走，五成子又說：「有空到楊家溝找我爹去肥，那邊房子燒的不輕，救下了幾間。」老趙答應着，看着他們往村後溝裏去了，——從那裏翻一個順坡梁就是楊家溝。

老趙到了村公所，院裏果然堆着一大堆破衣裳片子、爛布條子、麻包、口袋，

沒對的鞋，也有細布花衣褲，鬍鬚的羊皮，花洋布褲子，鬍鬚是備不行，這身步，飛起一陣繩子，一羣婦女圍着這堆東西，都看備自己的東西來，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個的總不願說着：「這不是我那件衣褲，沿青是的，我認的清楚着呢！」我只有常丟了，這就是他家秀娥子給青褲子，可是又互相監視，誰也不許備穿。

這時候地主劉維孝也一溜一拐的來了，他穿着一件老舊子閃閃褲子，風是上腿出棉花來，上身倒只穿一件夾襖，又破又腫，肩膀都露在外邊，拖着着差鞋，纏着褲，抱着烟，像個大懶鬼一樣，左臉上鬼着個傷腫疙瘩，冒着臭味，棉一走進人堆，別人就直躲，備見人都倒備，就齜着黑眼，陰陰味味的着了。

「非連人凍死不行，衣裳咋領了呀？」說着擠到裏面去了，彎腰拾起一件衣裳來說：「我一個大窩子全叫鬼子搶騰光了，這冬的棉衣裳沒剩一件，真是吃沒吃，穿沒穿！不用說她娘了，連俊妮子連連不任身子呢！」把衣裳翻到倒倒的看，是，噴裏叨咕着：「看鬼子精害的人！什麼他們都弄，這可怎麼過！」

說了會子，又把衣裳放下，嘆口氣，托着腫泡從人堆裏退出來，一溜一拐的擡到院子圪角去，猛抬頭看見老趙站在一邊，忙湊過去問候，又打聽下外邊的消息，嘆了陣子氣，把李相家的話向老趙又學說了一遍，轉轉提提他兒子劉着仁的事體，「老趙仁叫鬼子抓走半個多月沒信了。說不定鬼國——要有個好歹，老趙同志，政府有這這的呀，也算是有人了，這二年他當着個財奴（老員）爲村互助社繳稅

，經手賬目，把個孩子累壞了，他從小在外邊念書那弄這這個？不是累病了，鬼子也抓不着他！」

老趙心裏光盤算村裏的事，沒心聽劉維孝的話，又知道他是窮人，也就沒跟他多說什麼。

原來劉維孝是本村的地主。從前住在城廂，二五減租以後，才搬回老家劉家台來，收租與地，個人種了二年，自個也學着下地了，從此以後穿破的，戴舊的，見人就點頭哈腰，一點也不帶先道那股威風勁了。在本村劉家台時聽人說「字輩大」下面是「應」字輩，再往下才是「維」字輩。他聽起來，這份小；可是那「當家子」那其他的佃戶，因此他先不跟他們叫爺、叔、叔、伯伯的，都是你我的稱呼。這功夫也改了口，像劉家台減租的時候跟他們爭頂厲害，他見了也是開口叫五叔，比親的還顯得熱乎。人聽起短，劉維孝窮下來以後，臉皮也就厚了，三六九的佃人家個北瓜立突什麼的，要叫人家當場抓住，他就厚着臉皮說兩句新話的，把東西再給人家放下，從此以後別人都說劉維孝窮了，區裏公團總進去，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還多少給他點救濟區……

劉維孝對老趙嘆了陣子氣，最後覺得有心無力，這區一個個叫公團，今年騎王騎？「老趙一聽「公團」兩個字，多心的挺像公團，他一下心思，才曉得這「公團」沒指示，免了那行？軍隊得吃糧，劉維孝聽了聽了一會，搭訕着說：「可不就是，公團要緊……」突然又一轉口氣：「……看人家交不交租子肥，不交租子肥……」

正在這時候，劉國忠抱着斃來的寶蓮進來了，後面跟着一羣哭哭啼啼的婦女，院子裏的女人也圍上前去，劉國忠生氣了，大發的罵她們滾遠點，擠個縫，把東西往堆上一扔，小腳鞋、小孩褲子、包袱、衣裳，瘋往下滾，婦女們圍着亂嚷嚷。跟來的幾個女人瘋了似地連哭帶叫：

「你們連我爺抄了吧，連我命要了吧！」

「你們自個的東西往外拿不拿？」

「幹部回來不叫別人進村，哈好東西不叫你們弄去了！」

登時院子變成了打架場子。劉維孝見人多了就又擠上前去，纏下老趙在院邊角裏發火，急的是：「緊急繩索的指示那裏去了？這裏的羣衆幹部忙着的大事是爭吵鬼子搶劫後的東西。剛才劉國忠不是說還得兩天才能斃完嗎？鬼子返回來怎麼辦？」當下決定：

——非大刀闊斧的幹一下不行，當天晚上就得召集幹部會，把工作推動起來。

三 幹部會上頂嘴

晚上召集的牧權、王、農、婦、青的幹部聯席會，拖拖拉拉的直到了吃晚一大後才來了一半人，農會委員祇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楊家溝的楊老聚，一個是農會主

正在這時候，沒國忠沒着就來時竟要逼着劉德面跟着一羣哭哭啼啼的婦女，院子裏的女人也圍上前去，劉國忠生氣了，大嗓的罵她們滾遠點，消假縫，把東西往堆上一扔，小腳鞋、小孩褲子、包袱、衣裳，亂往下滾，婦女們圍着亂嚷嚷，跟來的幾個女人罵了劉國忠沒完沒了。

「你們連我褲子都肥，連我命要了罷！」

「你們自個的東西往外拿不拿？」

「幹那團團不叫別人進村，啥好東西不叫你們弄去了！」

登時院子裡打了打架搗子。劉維孝見人多了就又擠上前去，聽下老趙在院裏角裏發火，急的是——緊急種麥的指示那裏去了？這裏的舉衆幹都忙看的大事是爭吵鬼子搶劫後的東西，剛才劉國忠不是說還得兩天才能做完嗎？鬼子返回來怎麼辦？

「當下決定：——非大刀闊斧的幹一下不行，當天晚上就得召集幹部會，把工作推動起來。」

三 幹部會上頂嘴

晚上召集的收權、工、農、婦、青的幹部團席會，拖拖拉拉的直到了吃那一太後才來了一半人，農會委員就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為家捧的沒老沒，一個是農會主

要在整風以前，老趙一連就進上級的決定往下佈達了，村幹部一年不知道開多少大會，多一半是坐下來上級佈置工作，可是現在是整風以後了，老趙在縣裏反省的很深刻，分區選把他當做「模範例子」，他自己很注意作風的轉變。因此他苦笑了一下，說道：「我不是帶整新工作，區裏老張不是帶整過了嗎？我專來幫着你們完成任務嘛。」

劉應祿連聲說：「對，對，對，老張前兩天就佈置工作了，他挺忙，來了對我們佈置了一下，就緊着走了。」

老趙問道：「你們打算怎麼辦？有啥困難？」

提到困難，劉應祿不知道說什麼好，見老趙直盯着他，就低下腦袋去了，劉國忠看到這光景，就趁勢說道：「困難嘛，倒沒啥，反正得過一兩天，把那堆爛東西清理清理。」

楊老聚一把拿開腳住的煙袋，冷不吃的就是一句：「你們可忙哈呀？有的是東西，慢慢的咕倒去罷，俺們楊家溝的人們，甭管上級佈置，早就種開地了，——不種？等過年喝西北風！」

劉應祿抬起頭來忙搖嘴說：「老聚叔說話就是這！俺村地不種不也照樣換錢！把囉囉事辦清了不也得下手！」劉國忠聽楊老聚話裏有刺，也幫着村長說：「老趙不清楚，老聚哥你該知道，劉家台不比楊家溝，這邊鬼子住了半個月，糟害成這個樣，安置安置不也的三天五天的！」

楊老爺拍自個的腿，像不走心經一樣，任憑別人說，等他們一住嘴，又冷不吃的十句。

「俺楊家沒損失，教及誤開不費！」

國忠剛是說話，王致和老頭子搶先說了：「損失損失，得調查調查，光憑嘴說不管事，鬼井是在劉家台，就像鬼子不吃窩邊草，你們一間房子也沒有燒了去，俺山嘴就沒燒，連劉家台，鬼子走的功夫，我就沒離開這架抽，鬼子幹啥也不見了我說句公道話，劉家台損失比那裏都大。那邊又沒吃麥地，連劉家台山坡上兩點穀子，鬼子沿相公陀下來，見穀子就燒，燒了一溜坡！」

「俺劉家台不燒的抽口煙，」沒幾損失！俺劉家散失！」再抽口煙，慢慢聽的

「俺劉家台不燒的抽口煙，」沒幾損失！俺劉家散失！」再抽口煙，慢慢聽的

「俺劉家台不燒的抽口煙，」沒幾損失！俺劉家散失！」再抽口煙，慢慢聽的

「俺劉家台不燒的抽口煙，」沒幾損失！俺劉家散失！」再抽口煙，慢慢聽的

上說沒問題。」

老趙很熟這一套，這無非是應付上級的話，種麥叫他這一說可真容易，老趙是種莊稼戶出身，還不清楚種地的事！節氣晚了一層；就是不晚牛也沒了，種麥又不够，犁杖、耩把也不全，死人的主也有，叫鬼子抓去沒回來的也有，開個小組長會頂個屁事！因此他故意這樣說：

「好肥，我在這兒住兩三天，等着看看。」

劉剛忠一聽悶住了，王致和原在牆角裏跣着，聽考趙這一說站起來連聲說：「好呀！你願意住到幾時算幾時，」老趙逗笑的說：「多住了還不行，這回到家來還沒回去看看老婆孩子呢，家裏損失還不知道，等見了老婆，不是罰跪就是頂燈！」大夥都笑了一下，換了換剛才那股墜扭勁，然後他在拉回正廳上：「我看咱們是抓緊討論吧！」

楊老聚猛的問了一聲：「討論啥呀，老趙！」

老趙吃驚的反問一句：「怎麼！不是種麥子的事嗎？種土裏播（一種晚麥）。

「老張那天連我們叫種，佈置了兩件工作，說是救災、種麥，救災不討論討論，光說種麥是怎麼（搞）的？」

老趙一楞問道：「救災，你們還沒發放救災糧嗎？從公糧裏頭撥，按災情輕重，發補給貨錢！」

楊老裏哼了一聲，「咱不知道，反正俺村哈也沒發，」王政和緊跟上一句，「受災輕重誰沒調查，硬說謊話。」

這真出老趙意料之外，轉裏緊示動用一旬份公糧救災，立刻發到災戶手裏，區裏三天前就下鄉緊了，怎麼連村裏的主要幹老還不知道？「區委親臨，到那裏去了！他帶氣的問題應緊是怎麼回事？」

這陣子魏團麻如坐針氈，這一問可真鑽了毛，坑坑吃吃的說：「老強確實是佈置了，就是沒說怎麼發，魏主任不敢輕意動公糧，糧陪手就不知道，我說等趕集時到區委問問去。」

老強點火的頂伸一句：「等集集，鬼子從沙河返回來就給不種了。」

劉得忠老老越發惱事生氣，火頭是對着魏主任，自個就縮了團，不支聲，老強批評了。

「你們辦工作，這樣那行？上緊的指示早應該給的包邊辦了，魏團子是讓緊的緊急指示，沙河沿山轉圈子坐天走不走緊說說。光沙河有多少頃地，春天用多少公糧種了團緊河有緊緊緊地們，還到不緊緊着種？等過了年兩下裏都種不好，你們哥呀！幾個大團都光忙着處東種，弄的東緊吳雷團，我只當你們把團災處楊下等，團半天你們還及戶處團緊上處，這團團緊事？」老強頓一頓，堅決的說：「明天一天工夫，連團委帶團放，過了明兒，就得換地種麥子，緊不好我不走！」

大夥靜靜的聽着，都不噴氣，老趙又逼着他們說辦得辦不得，劉應祿吞吞吐吐的問一聲：「那堆東西呢？」老趙一揮手：「東西，都是爲那堆死東西，也在明兒二六辦完；是誰的叫誰認了拿走；兩家爭的，放起來，往後再說，沒入認的給吳戶說得了。你打算一棍針，一操草也得弄清楚了，那有那功夫，白耽擱了大事！」說到這裏老趙像指給他們一條明路似的，手又揮又舞着好增加再說話的力量：「你們看！這事一辦清，救災糧一發下去，人們的心就穩住了，然後你再說騰地種麥子就沒啥問題了，要不然，你空喊種，種，種，人們才不待理你呢！」

劉國忠站起身來，拍拍打打身上的土，像是一切都已明白了，該散會了似的，打了個呵欠說：「老趙同志都說明白了，就這樣吧，」又打了個呵欠，顯着天不早了，該睡覺了，可是老趙沒心散會，他又說到種麥上的事來了，劉國忠不得不把胖胖的身子再縮回藤榻坐下去。劉應祿添了三回燈油了，也不得不再添一次。

楊老聚抽煙一鍋跟一鍋，和他絕一宿，你不睡覺他也不肯說，上了年紀的王致和，更怕熬夜，又趕上今晚具劉應祿他們很狠，他更高興，也不肯散會。原來王致和和劉應祿有些不對眼，先前他們一塊跟地主鬥爭，全是五六年他幹部，有事大夥商量着辦，後來主村劉家台和山嘴、楊家溝兩個副村越聚越不團結，商量辦事的時候就少了，王致和上了年紀，光景也好過了，爲了少跟村長王員顯意見，對村裏的事就放鬆了，有事時會他還有心無意的和楊家溝站一條「戰線」，去年爲黨組織的二畝好水地，更和劉應祿鬧的不好了，原來劉維孝要出當的那二畝地，王

秋和龍二年種過，叫劉德舉期滿收回的，去年出當，王致和有優先權；可是大秋還沒下來，手頭緊，湊不上地價，這功夫劉德舉乘人之危把地當下了，據說劉德舉並沒有拿現錢，是地主故意在王致和手頭死巴的時候當地，好叫他白有優先權沒有地方用，不管是真是假，王致和恨上了劉德舉……

劉國忠一看老趙是不想散會，只得忍住性子，只聽老趙開起牛損失幾頭。雞、豬、羊、狗、雞頭、豬子有多少，一點也不肯放鬆。劉國忠想打盹，又想聽他們說什麼話，這兩天就東西够他累的，不知不覺迷迷糊糊的要睡覺，剛失知覺聽有人說：「楊志英，楊志英」的，使勁一醒，聽老趙說：

「哦！，楊志英就是五成子！他是游擊組長，他偷回了多少牛？」

楊老聚說：「大小八頭牛，全弄出來了，鬼子搶的牛羣都沒地方囤，五成子胆大，夜裏摸進去，自備的牛見熟人就跟着走，一帶就都出來了，俺們那邊，鬼子沒走的功夫，黑夜就耕地種麥子，那邊麥地又不多……」

劉國忠不開了，「有人提楊志英，他這個中隊長就有些不得勁，只老趙又問：『你們離敵人這樣近，誰敢回來種地？』」

「有五成子他們還怕啥，不是跟你說了嘛，鬼子點房俺們就在坡上看看，俺們都沒走遠。」

劉國忠再也不敢往下聽了，往前一拱身，清清嗓子，像提醒老趙什麼事似的說：「唉，老趙，明天調查怎麼搞，你分分工吧，把這件事談談，也該睡覺了。」

他一說話老趙不由想起白天王占海老婆說他跑到九區去不露面了的話，本想問問，一來覺着事情底細弄不清，當着衆人不便追問，二來天果然不早了，老趙就把調查災情的工作具體分了一下工，囑咐大夥過晌午集齊好把調查的結果討論一下，往下撥糧食，吩咐之後，就散會了。

四 老趙問真情

第二天老趙走遍了三個地方，各地的損失都調查了，楊若聚和王致和的話說錯對，兩個副村的損失比主村並不小，歪村說來眼時拾糧拾糧鬼子糟害剩下的糧食還僅吃一時，等春天困難可一定小不了，小主東西本來就少，一損失就光了，這樣的戶應該特別着重救濟。爲了避免平均主義，老趙叫了幹部小組長備了評議，然後再督促着把糧食發下去，一發完糧食，那堆東西也就容易解決了，不到天黑，事情辦了個差不多，老趙累了一天，就早早的歇息了，專等明天備人們到大河沿騰地修渠口，放水飲地，好耕地種麥。

清早起，他挨家串一下看誰安排下地挑棒子箔；走了幾家，却都說到溝裏拾麥，他們說：「豈不拾就都爛在溝裏了，過兩天一上凍要化的咧！」「眼下弄點來回來還有吃的，麥子不是要等到明年才打糧食，這水不救近渴！」「誰不是先抓手頭，窮得着的還有吃有喝的主還不抽地，怕忙個啥勁！」

老趙這人門爲什麼沒有種麥的心？救民福也變放過了，還有什麼問題？老趙吃飽飯就去找劉應福，剛到門口，聽見劉應福老婆正大發嚷呢！「騰地！說來數好聽！就是你種那麥子？看看，誰不是只顧眼前檢點現成的吃？偏偏你顧着自個家裏有吃的，東西多，往長遠裏打算……」拾柴去，看不見那是案子！檢起來我走！

老趙等吵聲止住了才進門去，劉應福一見老趙好難堪，剛拿起麥子來又緊忙放下；看着老婆不知所措，女人不慌不忙，削身整算紅臉的臉相一變，滿是笑紋，像沒有那一場一樣，絲毫不顯難堪；「家裏坐吧老趙，幾年不來你就認生了，穩穩不在我這裏吃咧，——你來的正好，給我看看家吧，俺倆去拾柴去，好推個一星半點的菜糠吃，糧食是吃不上了。」說與這裏，女人臉色死結一變，狠狠的狠點狠丈夫的鼻子說：「他這檢死心眼的，光顧人喘氣，誰是人家種糧的？好容易地，一心去砍棒子種去，地誰不願算種？可是肚裏沒食，下地要拉動籽子了，弄點吃的地還愁種上，糧食種一機動的人，就轉不過心眼來——」你看，婆不是老趙來了，你問問他，許不許你拾柴！」

老趙知道劉應福老婆這日子，口噴厲害，算應福說吃虧不虧她去，聽她應聲向，也不好說什麼，只好放他們去了。

這樣看來，轉那會是自開下。

劉應福以前種了籽子老趙就說與他，誰能說與老趙聽？這許自個的工作。

他想作天抓緊救了災，爲什麼種族的事總是推不動起來呢？還有什麼地方犯了主觀主義呢？

先考慮幹部一下：主要負責的是劉應麟和劉應忠，對這兩個，作天調查災情的時候，他就不斷問羣衆的意見，知到他們沒有堅持工作，鬼子一來就跑到外區去，直等敵人退走才回來的，劉國忠是民衆中隊長，戰時跑了當然錯誤不小，可是劉應麟是村長，是戰時村指揮部的負責人，說來錯誤更大。說起劉國忠本是在劉老西隊伍裏當了十年兵，後來領小差回來的，是個兵油子出身，雖說是武裝幹部，在阜平這塊中心區，沒有經過這樣殘酷的鬥爭，在這偽大「掃蕩」中，四散逃跑不足爲怪，可是劉應麟却是爭氣領袖，六年的老村長，也變的這樣消積落後，却叫人想不到，究竟是長期鬥爭疲倦了，還是成份上昇，思想引起了變化呢？劉應麟老趙不能下結論。

分析了幹部，老趙再想羣衆的情形。雖說發下了救災糧，又給羣衆講過：「有民主政府一天就不叫餓死一個人，」穩定了人心；怎麼到現在人們還是提不起精神呢？好像領了獎，借話說，「不怕背負（倒運）；就怕懶與。」說長沒有社長這裏打算的興頭，只顧弄些現成的吃，混一天算一天。究竟這羣衆有什麼問題呢？想了會子還想不下一判斷。

光想沒用，老趙決定派人調查一下。於是他就抽派金山溝裏走幸。

山溝外面冷清清，可走進了溝口，到處都有人，山坡，地畔上，亂石叢生，只

見男男女女，孩娃娃，踴躍拾地上的爛柴。高坡上也有人揀豆子，收拾爛莊稼的。人們見老趙來了，只當他來找幹部，有人就抬給他劉應祿在那個小溝裏，劉國忠又在什麼地方，老趙說：「不找人，我來抬你們抬柴來了。」「啣！你忙你的去罷，老趙，還有開功夫幹這個？」

老趙跟他們閒說了幾句，只見王占海老婆和王占山老婆媳倆個挎着籃子也來了，王占海老婆一見老趙就招呼說話，倒叫老趙想起那天和她說了個半截話，楊志英游擊組一來給打斷了；因此就跟她倆去拾柴，重把這話提起來，王占海的老婆說：「你不問我也正想跟你商量呢，我不是對你說你們伴種着劉維孝二畝地嗎？正『掃蕩』的緊的那功夫，日子滿了，財主家說過了秋收回去，先前他爹（指丈夫）不是給財主家做活，這二年財主自個也下地了，不用長活啦，哥倆就全靠這點伴種地，他弄回去俺就沒麥地種了。」

正是這宗事，老趙那天沒往下問，心裏光想種麥的事，連這件事也就忘下了，他問道：「劉維孝能種那麼多地嗎？」

「唉！他那是自個種？聽說叫劉國忠種呢，你不見劉國忠對俺們那個兒樣，光想治死俺們！」

王占山的老婆那天跟他尋過東西，聽他弟媳一說，狠狠的哼了兩聲解解恨

老趙把幹部會上的情形一回想，發火的說：「那不行，一來你們沒地種，他不

能收，二來他不是自個種，你們還有優先權！」王占海老婆「噯——」了一聲，二
 媳腦袋一老趙快別說那優先權了，王致和那二畝好水地也是有優先權，優先權，
 優先到長手裏去了，他們姓王的就是沒份！」老趙看重的說：「有我做主，地不能
 再他拿去。這外事怎麼辦了？」

「事還沒辦好，人家本來說一半天就拿，你一來又不提了。」

「這事是誰的手？」

「劉家台的事這誰的手，你說？」

「沒找農會嗎？」

「倒是經農會了，找的農會小組長劉維明——劉家石（指主村）的人有事就能
 找劉維明，大幹部們俺們攀不上。」

跟她們聊了會子就知道非找劉維明一下事情弄不清楚，他問清了劉維明在那裏
 做活，就一直找去了。劉維明是一個二十七八的高個子，濃眉大眼，正在山坡上割
 爛穀子——穀草早乾了，粒落了不少，山雀也精害不輕，看樣子只能弄把柴禾回來
 ——見老趙上坡來找他，覺着有什麼大事，直撈撈的說着老趙等他有什麼話講。老
 趙說明了來問問王占海種地的事，又對他說：「你就割你的吧，我給你細穀個子
 ，一邊幹活，一邊說着。」老趙這樣說了歇彎腰抱起穀草細起來，劉維明也就不跟
 他客氣，講起王占海的事來了：——

原來這事經了王致和王致和說：「地不能拿，違反政策！」劉維明就去找村

長，那時候鬼子正鬧饑餓，劉繼明領着王占海找了個一趙，也說不離拿地，可是劉繼明一找到，他就趙了卦，說：「契約期滿，按法令可以收回去，」事情拖下來沒能解決。

老趙聽清了事情的原委的傳聞：「王致和呢？趙就不管了罷？」劉繼明說：「王致和跟村長挺不對勁，可是又抗不過，就不管事了。」老趙又問：「別人呢？沒人讓他們鬥一鬥？」劉繼明一直罵咧了一聲說：「別人還有勁？楊家溝的人跟的遠，不知道這邊的事，我們這羣小幹部還不是雙子的耳朵頂頂用？」

老趙琢磨一下有道理，便問：「劉繼明是個好幹部，怎麼也變成了這個維呢？」劉繼明又給起事：「說起來話長了，他的事我還多少清楚，村長是俺五叔，中隊長俺媽叫三趙，要說俺五叔倒是個好人，就是叫俺三趙給掛拉壞了，叫俺看呀，俺三趙比五叔在村裏還主事。」老趙覺着這意思很新鮮，這事他原先沒注意到，可是聽他這一佈，再一回想這一回天會裏會外的情形，說的很對。劉繼明又講：「倒底五叔怎麼變卦，我也說不大詳勁，反正這一條是真的，就是五姨子對五叔管的着實厲害，姨子是儲過日子回人，就是儲錢，光知趙東西是好的，愛貪小便宜，就阻當劉繼明那二款水地的事吧，跟王致和倒的騰厥歪，其實都是五姨子鬧的。有五姨子這麼一個人，不愛財的也稀稀成個財迷。俺三趙看準五叔這股勁，就阻趙趙拉話這事，以後五叔就嫌趙三趙鬧的這事，這事又不是什麼正經人，跟着他走那有

聽到這裏，老趙把這些事一聯想，想了一兩個鐘頭，他認真地問道：「劉維孝跟他倆靠近，靠近呢？」劉維明連聲說：「還用說。王占海這地就是王爺回來叫他三爺種，五叔在那點地，聽人說也是沒要現錢，反正他這滿地子。」

老趙左右猜思一會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他這話劉維明弄胡塗了，考道說：「別猜呀；剛才你說的劉維明叫劉國忠掛拉壞了，劉國忠又不是什麼正派人，他，我捉摸劉國忠跟劉維孝還有別的鬼，你五叔那是個僕爪！我說了這話先放下，你再問你一句，劉維孝是真的還是假窮？」

劉維明聽加思索，含含糊糊的說：「窮，也不能原原的，反正他吃這多租子，撙了以後，說少租少的，合起來也是虧糧食，誰知道這回他損失大不大呀？」

「你種的是他的地嗎？」

「可不是麼？光我這交他兩石租子。」

老趙乘機給他算賬，一算却是虧租地，老趙吃驚的問：「還是高租地，你是個農會小組長，怎麼也不知道減租呢？夏天天沒查租嗎？」劉維明嘆了一聲：「查租，查倒是查了，填了個表就沒事了。」老趙又問道：「別人的租子比你輕嗎？」劉維明啞口無言說：「輕？我還還不算重的呢！二五減租減了，三四年了，坡地快不長其稼了，二三年生活又困難，糞土小，牲口也少了，一樣多的地打不了那樣的糧食，租子就是長，合起來也加重了，我看家裏都是這樣。」

老趙聽了真生氣，整風以後翻一團黑道：「其他媽的，怎鬼（搞）的？」劉維

明說到：「還不是明惱着的事，修調修轉來，一住三天了，還不走，非親眼看見事辦妥了不拉倒；考張就不是了，爲了村裏說是和俺五叔三爺們一佈置，抽腿就走，區裏再與劉村，小範村挺好，就是修村也不示範，也不典型。」

老趙心想：「劉家台的情形這回約摸着弄的差不多了，劉維孝這樣伙別光看外表像瓜摸棗，又當是，又哭窮，憑這些高租地，他能沒吃的？劉維明說話，「租子少呀少的，合起來也是點糧食，」聽他不是又用不交公糧藉口，逼人交租子嗎？人們懶了與，不住長遠裏打算也還不是怕交租子嗎？本來受了虧與，租子是應少交或不交的，誰能騰地種麥，不就顧着自己有吃嗎，因此也非交租不可嗎？」

根據夏季查租經驗，他認爲這糧食是錯的，老解的區土地局並不少，想推動種麥，光發放救災糧，穩定一下情緒，還不行；一定要貫徹減租政策羣衆才能動起來。

老趙打聽好，還想多找幾個人對證對證，於是別了劉維明，又去給別人家打聽，後來跑到山嘴找王致和，天黑又去楊家溝了。

五 劉應祿心慌

劉應祿這幾天心裏總有塊病潮上潮下，說不出來有多難受，一見着趙心志這身病就直閃，他知道自己有不少錯處，要是區裏老張來了，他還是照常張羅工作，

心裏沒事，老趙一來可就越不住了。像孩子瞞着大人辦事，叫大人當場捉住了一種。老趙在村裏住下不幾，又不住在各副村調查事情，他就吃不住勁。頭「掃蕩」區裏佈置交租，李區長報告，有一句話當時聽了心裏動了一下：「別忘了以前咱們揚菜都吃不了的時候，今個有吃有穿是共產黨領導咱們的，爭來了就得保住，不然地主一反攻，就又奪回去了！」聽過了他就慢慢忘了，不知怎麼，老趙一來又叫他想起這句話，又想老趙領導他們跟地主說租鬥爭的那些事，想想當初，又想現在，現在呢？人們反映自己不好，跟地主倒交往起來，這算是什麼人？

今天早晨，雖說老趙及他來拾柴，心裏可真火熱燦燦的不好受。跟老婆一邊拾柴，一邊心裏倒咕嚕着，迷迷糊糊的半天拾不滿一籃子，老婆早看出他的心事，先裝着不見，只催他快點拾；後來見說不頂事，就生了脾氣，狠狠的把籃子一踢，把拾的半籃子滾踢翻了一地，接着就罵起來：「看你今晚失魂那副模樣，不歇着治，乾脆上挺屍去！——早知道你心裏又難，是屁大的點事，心服小的一口氣上不來，落飯愁死！老趙也是個人，一個腦袋七斤半，地主一給你割下來！」

老趙罵一陣子他就好一會，功夫不大又滾倒定家，拾一天柴記不住換了幾回罵，後來罵也不頂事了。

劉區長回到家就去村公所找老趙，有心對他坦白一下自己的錯處該受什麼處分也懶顧，可是又有些胆怯，因此心裏煩的不知怎麼才好，一路走走，拿不定主意，真是又願意見上老趙，又有點怕見上他，到村公所一下撲了個空，又失望又像心裏

輕快一點。有人對他說老趙一盤天在後溝裏給人抬東西了，又有人說他在山嘴裏邊，旁邊另一個入說，不，到楊家溝去了。

他在山街上踢了一遭，沒老趙，只好回家裏去，一進門，聽見老趙正跟人說話，莫非考起來了，心砰砰一陣跳，不進去又不行，硬着頭皮進去了，一看却，劉國忠。

劉國忠見他回來了，故意拿起架子來，上去拉他一把，拉到屋裏邊，劈頭就是二句：

「你知道了嗎？」

這下子可把劉應祿吓壞了，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劉國忠見把劉應祿吓着了，就說道：「你還不知道？老趙今個可調查了咱們一天！——劉應祿一聽「老趙」兩個字早就軟了，又是「調查了一天」，早把找老劉坦白的心吓的拋開了，緊問怎麼樣了，劉國忠瞪着小眼，一揮手說：「別提了，這回王爺和算連陣們告了。」一提王爺和，劉應祿就更發了毛，連問到底怎麼樣，劉國忠看出劉應祿已劉到他手裏了，就揚揚起他來：「你當了五六年村長，沒少得罪人，背地裏誰少不了有人挑撥撥，你可得當心！」

劉應祿沒說話，老臉倒抽了嘴，「哼，憑他們說沒完了，誰鼻子下邊也有個嘴。」劉國忠順口說：「就是嘛，他們會說話，咱們也會說，再說你跟着老趙還有個面子，有話，說出來顯着我看做東西辦事一定有人命老趙反跌，咱們可還有話堵住他。」

們的嘴。一老婆見劉國忠給出主意，心裏就有了底。說道：「堵他們的嘴好就，舉說咱們陪東西也沒弄，就敢說陪弄了東西叫他劉家娶來翻，翻出來沒事，翻不出來就不能白翻。光憑說的？」

老實的劉應祿這功夫心裏光剩下怕受處分，坦白的念頭早就打消了，只有跟劉國忠設法賠付這場「就災」；又聽老婆這樣說，就問道：「時人翻怎行？」老婆生氣的回他一口：「看你這廢物，你怕他們翻？他伊那個敢？不用着背地裏反映，到時候叫他們翻，也不死他們！」

正這樣議論着，外邊又來了人，三個人緊着分開了，劉應祿為婆婆說：「三叔，舉拾完了咱們種麥子罷！」劉國忠應道：「種，明兒我騰出去！」沒想到來的却是劉維孝，劉維孝一進來頭一眼就看見劉國忠，倆伊會意的互相丟眼色，劉維孝裝腔作勢的問：「你們有工作商量？我等會再來。」

三個人緊說沒事，劉維孝賊眉溜眼的打量他們一下，才說：「明天縣會裏開大會，聽說了嗎？」這話突如其來的消息連劉國忠都不知道，劉維孝一看他成了他們中間頂主要的人物，仔細端詳了別人的臉色才肯說：「老趙今午留在楊家溝了。剛才送來的通知，我在村公所看見了，通知農會小組長自由嘴留，不在俺村裏，你們猜猜農會裝的什麼藥呀？」

劉國忠不肯出聲，專等別人的主意，劉應祿雖說會開大會沒好，一定是鬥爭他，激激他。剛才還計劃着跟老趙怎樣講，好脫過這一關。這一下險也來不及了，左

想右想沒主意，連他老婆也愣住了。

劉維孝見說，他裝做不空手回說：「開會幹啥，這是你的農會的事，隨一說見說，你回去說，我就自有辦法。」於是就當面把二畝地，王致和少不的會吹出來，這事要弄翻騰出來，咱們可得說一樣的話，就吹走了你給了我現銀。」

劉應德連答應着，劉國忠早明白劉維孝是怕農會上為這宗事連上沒政策，我把地做高租地弄出來，那心眼多！他已呢，倒是怕檢查他工作，心想這事還得想些辦法，劉應德辦不出什麼花樣來，倒不如拉劉維孝別處去商量一下。

他於是沖劉維孝使下眼色，再囑咐劉應德就句話就告辭去了，劉維孝這時也不願也不拐，邁着大步跟劉國忠去安排應付的辦法去了。

六 農會開大會

老趙副理事前有了準備，頭一天連跑了三個村子，一邊給人算租子，一邊宣傳政策。九皋衆，連小組長都不懂政策，都只當二五減租就算完了，不知道二七五最高租額，聽說過三七五也不留是怎麼回事，經他這般一講解，人們就都明白了，所以一說開會人們就早早的來了。尤農會的人。連她女孩子們都來了，民兵

佔好了苗，楊三英三番五次的營盤天們防空地區，規定好來了飛機。他吹哨子……

王三和老頭子當主席，宣佈開會以後，就請老趙講話。

老趙兩隻胳膊揮舞着的人們搖擺了兩下，表示不必歡迎。這嘩嘩的講話了……

……夜裏隔明們……過高租地，夏景天夜租是賤治仁填了個我就沒事啊，是農會小幫長都不知道，唉唉，說起來真沒臉，咱們農會幹啥吃去了！他們不是保護貧民窮苦嗎？民主政府不給咱們老百姓賤事的賤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填地事不事尤等村……

……應該事上說，……人深入，工作不深入，人深了話，工作……

……點也沒有……

……今個開會時大夥意見，村裏的事，大大小小有聽意見卻不說。」

聽老趙一說，王政如就急看要開兩句，等老填一住嘴，又沒着嗓子喊了，……

趙檢討了，我得更檢討檢討，老趙說農會幹啥吃去了，我是農會主任，俺處都在我身上，夜租的事我知道，知道可沒管，這事我坦白坦白。區區劃事辦弄，我膠膠的腦子一看就腦袋疼，填不上去，討皮款說：「事玩這咱們不遵守的人就弄弄不了，區區劃的又緊，我不叫劉治仁給填填交上算了，這不是那麼回事！」我就說不讓填的是賤項目，叫他填填就填填吧，沒曾想這一條就弄了個……

……一條。」老頭子因為着急，說噎了，咳嗽了一陣子，眼裏都出了淚花，……

……下……」再一條就是王占海那件種地的……

……

着，就在咱村住了三、四天了，非幫助咱們解決困難不行。他這是爲咱呀！我左思右想對不住人，都只爲自個有了棒子麵吃了就忘了本。往後我保證，保證有什麼事我一定領頭幹，不管他是啥大幹部，我也敢跟他碰。」

他這一檢討不要緊，把目標給轉移了，因爲他說到村長劉家這些話，引起了楊老聚的動，楊老聚站起來。把煙袋舉的比頭頂還高，氣大夥說道：「我看咱們分村子吧，俺們楊家溝劃一個行政村完事，不跟劉家台在一塊算氣了。」

這一下像投到水裏的石頭，意見可就亂紛紛了，王長和這王席也不管，任憑意見不一樣的人們去對面爭吵，山嘴和楊家溝的人都反對劉應祿、劉國忠，說他的掌權大權，不堅持工作，鬼子走了又回來弄東西，連劉家台的人也跟着講他倆的不是，前邊的人也講，後邊的人也講，誰也不聽誰的話。

劉家台有一個叫三狗子的站起來，想壓下別人去，就大聲的喊道：「你們光說劉家幹部有毛病，楊家溝的幹部都沒事啊？」這一句弄的大夥一楞，吵聲慢慢的靜下來了，這意見倒是與衆不同，只聽他說：「楊志英他們游擊組，誰不知道，光偷人家黍棒子吃，走到那裏摘那裏的豆莢、北瓜，這是保護羣衆利益還是破壞羣衆利益呀？」

楊志英一聽氣紅了臉，眼珠子都瞪出來了，氣呼呼的問道：「你說游擊組稽查老百姓，你得明明白白的指出證據來。」

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指着三狗子問：「你說誰見了，弄的誰家的？」三狗子

縮頭縮腦的說：「反正有人見了。」閃了賊眉溜臉的左扭扭右看看，這時有兩三個入應聲說：「我見了。」衆人嚷道：「唉！不見弄了誰家的東西了？」其中一個支吾着說：「到處弄弄，誰家的地第，反正那劫夫鬼子也弄，褲子也弄，誰分清楚了。」

用不着楊志英自個辯駁，楊家莊家的人不算，連姓劉的都替楊志英說話，老太太們罵着警說：「人不糊味着良心說話，人家一宿一宿的不睡覺，冷一頓熱一頓的吃不上，要沒他們，鬼子搜山咱們知道往那裏躲？沒他們，夜裏誰敢睡舒感覺？」說話可別冤人家五成子，鬼子在的時候，營事的都不在了，不就靠五成子一轉人了嗎？」不用說沒吃，就是吃個北瓜、豆莢的算個賄呀？」

雖然太感氣樣說，楊志英心裏還是竄火，他兩眼盯住反對他的那幾個人，忽然想起有一個在那時壓根就不在村，是跟劉成忠他們躲到外區去的，於是當場揭穿他，弄的那人蹲在人後邊臉紅脖子粗的，光往褲筒裏扎腦袋了，這一來楊志英就更有理了，劉家簡直是陷害好人，他論着煙袋、煙包不住的打他自個的腦袋，對人們認非分村不可的理由。

劉成忠本來聽着主意解決租子的事，沒想到會揭裏鬧起這一套來了。楊志英光說分村也不是個辦法呀，他站在楊志英旁邊不遠，就對他說：「老聚叔，說話可得分清途站，你滿口說姓劉的姓劉的，俺可也是個姓劉的，大小還是個幹事，俺跟你們楊家溝的人們有臉不臉的地方？」

衆人都說：「你沒事，你又主不了事！」

劉維明緊接一句：「對呀！」然後又說：「姓劉的也不都是說話不說理，一走道一搥肩膀子的人呀！」

姓劉的人都說「對！」有人就都出來：「用不着管姓哈，咱們就說人好壞得了。一個劉國忠一個劉應祿他倆幹了壞事沒事人……」

這句話沒說完叫劉三狗一下打斷了，他本來叫人打槍抬不起頭來了，這時趁亂勁又插了嘴：「我也不是說劉家幹都沒錯，……千差萬錯說起來該怨劉應祿一個人，誰叫他是村長呢！一村之長嘛，別人不對了，他也該說服教育呀！」

王致和不管主席不主席，上前啞了一聲說：「劉國忠不負責任，知道你倆好。」

老趙真有些着急，想替王致和掌握會場，又怕一下子沒人講話了，這時劉維明又趁勢講道：「別忘了還有劉維孝呢。他倆不好是不好，劉維孝不是更壞，咱們不是爲械租來開會嗎？怎麼扯到天邊上去了？」老趙一聽時機來了，幫對王致和聲說：「伏領導人們討論械租吧。」王致和就說一聲：「劉維明說的說，咱們說租子，拿地這些事吧。」

混亂了半天的會場一下子安靜了，都聽劉維明講他的高租地……我爲啥不罵他呀？我今午欠他兩石車子，賬時又沒吃飽，說了孩子過午不拿是他的了。

正開到梁頭王，刺耳的一聲呼喚，人翻地轉，一聲震動了。婦女，開子開。身呀呀跑滿了一地。老趙和楊志英，不消半個鐘，撈了一下梁明白，有人挑亂，因為常年的楊志英並沒有吹哨。團人再一看，身梁的王致和也不見了，以為他也害怕的跑了，於是他就開大嗓的喊人們回來，人們一散開，就變了跑跑的好寫，梁容易，收關，好半天才有人教訓。

王致和呼喘呼喘着來了，兩梁神氣活現的，一頭開開上開不滾下梁的劉老趙他們說：「抓住漢奸了！叫梁英給抓起來啦！」

楊志英開說那住漢奸了，就像自己沒盡到職務似，梁為情的問道：「誰呀？」王致和喘喘氣才說道：「三狗子他們那一夥子，把禿和尚那小子騙來了。你們不知道他們跟劉老趙是一夥子，不務正業的玩意，我祖的清清楚楚的，禿和尚背脊險才像着吹哨呢，我祖不的叫你們，上去就追他。」

禿和尚還到村公所扣起眼了，會邊接看開，這回人們更認錯劉老趙他們這把人的可惡，剛被上被租的事，就被壞會騙，若你較壞，弄叫你被租退租不行。太會這梁了一個錢租要買食，有王致和、楊志英和劉維明。

頭會會了，王占海從九區親戚家借糧回來了，也來開會，王占山告訴會上事，他一口氣與的講了一段「新聞」：

原來他在九區碰見了一個剛從鬼子那裏跑出來的民伕，是住劉家台的那股鬼子漢在的，他知道劉治仁的事，講他仰着鬼子挖開劉家台的窖子，又報告了村幹部的

名字。因此鬼子就優待他，別人吃黍棒每不飽；他吃大米飯，還對別人講，打主意到北京拿福去，不回來。

衆人一聽，事可更火了。

「怪不的鬧得大小窩子沒剩。」

「公家的東西，壁的多好，也叫鬼子挖了，我只念鬼子穿山鏡！」

「可不是！鬼子搜山的時候，一邊搜一邊喊楊志英，還喊他的小名，五成子，趕情是他報告的！」

王占海趁高興還說：「我給他家打活，我知道他還有個暗窩，我不信劉治仁領兒子挖它，裏頭可藏着寶貝呢！」

這一下劉維孝的密秘叫人揭穿了，大會決定第二天跟他算賬減租，要把實行二五減租以後多交的高租退回來。

七 抓住劉維孝

晚半天李區長來了，是老趙寫信請他來處理幹那問題的。兩個人商量了一下，就分頭找到區級、劉國忠進行教育，看看他們的表現如何，再決定採取的辦法。

老趙找到劉應祿，這時劉應祿已知道大會上的情形，明白了跟着劉國忠下去沒好；但又不知道老趙對他如何處分，必裏七上八下的翻個子，兩眼都熬紅了，等老趙一來，他再也壓不住，抱頭大哭了一場。老趙要喚醒了悔意，就立劉批評他。

，却請了夏天查租他自己親主觀主觀的事，分區裏像查租，都樣本像事奉還有什麼高租地，很多也不過是前劃的，好，等一查，高租地很普遍，明誠暗不說的，請租，上打租還有的是，從前裏老趙說到幹部請免狗錢，有缺點，可是有缺點就免錢，誤就要請風改毛病。這樣一說，劉維心裏平靜了，他把跟劉國忠、劉維孝的事對老趙講了，一有吞吞吐吐的地方，老趙皺眉厲的指出來。這他直說，所以坦白的還算澈底。……

這功夫，老百姓都滿腹着勁，查租的請起小組會來，劉維明當選了說租委員，更顯得積極，他的小組請到快半夜了才散會。

他家在村後高台上，等他走上台，突然看見後溝裏有光亮閃了一下，他不由心機一動：後溝本是僻靜地方，請夏半夜還有散去呢？他急忙的返回來，叫上幾個悄悄的人，悄悄的往後溝探一探。

溝裏石頭道狹窄，他仗着還滿，摸丁勁去，約摸不遠了，他叫人們站住，他一個人先到前去，怕驚動那個人，請的打草驚蛇。他一步一挪，怕踏塌了石頭子，走了一會，還沒動靜，正着急時，火光又是一閃，不遠就在隔高，他這會連大氣也不敢出輕輕的摸到隔前去，藏在一塊大石頭後面，深過額去一看，原來是一個石堂堂，一盞麻油燈藏在裏面，火光裏看到一個人跪在地上彎着身子，面向裏面，半天不站起身來，功夫一長劉維明就沉不起氣了，想上前抓他，聽他在幹什麼，又要動手，忽然聽到有聲音說：「還肥，還肥！」說話的並不是跪着的人，聲音却像

從石道邊圍出來，這時那隨着的人果然把身子下面的什麼東西往裏送，劉維明立刻明白是神東西，上前一個箭步，一把抓住那人的領領子，厲聲厲色說：「這是幹啥！」

那人一下吓麻了，鬼叫了一聲，倒在地下，一噴不是別人，正是劉維孝，劉維明心裏早明白了，却還問他：「你還是幹啥？」

劉維孝上牙打下牙，咕咕的說：「是你呀，維明兄弟，可不要我啦，辟鬼子連人吓破了胆，一有動靜就吓人一跳。」

「你倒是幹啥呢！深更半夜的！」

「沒啥，沒啥，是點零碎東西，趁黑夜緊攥起來，真一鬼子再來了……」人劉維明不理這一套，就往一邊拉他：「我得看看。」

劉維孝死壓住東西那肯讓眼？不住嘴的說：「零碎東西，沒啥……」劉維明不管他說啥，攆着他就去檢查，劉維孝攥了手腳，還要說：「維明兄弟，你算了罷，是點糧食，有我吃的，也就有你吃的，沒別的。」

劉維明一翻裝起糧來，就裝到高興似的說：「糧食呀，這可是寶貝，別對人說，這裏是運洞吧，我怎不知道這洞？」這樣一說，劉維孝心裏稍安定了，就爬起來說：「這是說「掃蕩」俺娘幾個黑夜打的，洞不大，藏不了多少東西——俺放進去封了口吧，你往後藏吃的了與勿道。」

劉維明心裏暗笑，又問劉維孝：「洞裏有糧食，藏哪？」劉維孝見問不響，就笑

「欸！一唉，是他娘。」叫她把糧食接下去再出來吧，好對口！」說着就動手往裏

劉維明已經探明白了，不想再跟他多麻煩。光盼後面的人們快上來，但他又不願喊，就一手抓油燈來，大聲說：「來！我看看裏邊還有啥呀！」這一喊就把劉維明吓壞了，緊用兩手遮他的燈，又哀求央告的說：「別嗆兄弟，好兄弟，把燈遮住

跟劉維明來的人早湊近下，一聽劉維明大喚喊叫，燈火又亂閃，就吶喊一聲，撲了過去，這一下好像天崩地塌，劉維明驚的面色如土，洞裏的老婆也叫起娘來

劉維明對人們說：「夥計們，把洞裏的東西也弄出來吧，我看透了，這就是王爺說的財主家那寶貝，今天咱們開開眼吧。」

一聽楊小夥子，見有個洞就往裏跳，只聽一聲吶喊，把他吓了一身汗，緊往上竄，劉維明不由仰天大笑起來：「你楞吃呀，裏頭還有個人呢！」

等把女人拉上來，連繩帶汗，加上一個大男人一盞，早剩下喘氣喘氣，燈不出個話來了。大夥把她抬到一邊放下，就往外弄起東西來，好燈伙，公夥孩子也弄出來了，糧食沒布袋，皮貨綢緞，燈有一個上鎖的紅漆木箱，沉甸甸的，大概財是王占海說的那寶貝。

原來劉維明家有三密，世子打開的是個平常窖子，裏面沒糧食，都是破破爛爛

的，裏面還有一個秘密洞，請是王占海說的那個，這一個連一個人也不知道，糧食細軟，分開藏在這兩個秘密洞裏，他一聽說會開會要減租就着了慌，王占海在會上又說到他的秘密洞，說更急的要命，偏他晚半天區長又來了，他一有事鬧大了，三十六計，轉移東西要緊，沒想到事不湊巧，反被人發現了。

八 鬥爭勝利

羣衆會上，劉維孝像從洞裏掏出來的老鼠，見人就打恭、點頭，見了幹部就恨不的跪下去，羣衆的要求都答應了，減租退租還不算，他虛報損失，貪污公糧，增租，拿地，違犯法令，還要送區處分。

這一下人們可歡騰了，兩個月來沒一個人這樣樂過，比聽說鬼子撤了還高興，青年們唱起「風在吼……」來，民兵們唱「李勇變成千百萬」，跟他們對，老頭、婦女看熱鬧。

鬧鬧過去，李區長講話了。

他首先檢討自己，工作不深入，要不是老趙下來，他的不知道到家台的那樣，接着說劉維孝和劉國忠。

「他們兩個人不是地主，劉國忠抗戰以前請不知道的兩個肩膀扛着一張嘴，走到那兒家搬的那樣，不是共產黨他那有令個？劉國忠家裏房無一間，地無一畝

，從開考西那裏回小差回來，也是民主政府給他安量的錢呀！這功夫給們有吃的了，就忘了本，限劉維孝倒打的一堆去了，劉維孝要拿地，行了！要加租，也行了！等查租了，又叫劉維孝的小子填個表請哄一下完事。他們也是給奉衆辦事，還是給地主辦呢？」

青年們仰頭喊起來：「把劉份子清洗出去！」「叫爲奉衆服務的黨幹部！」「共產黨西滾！」，大人小孩都跟着喊。

區長接着說：「剛才我說了，這事區裏要負責，我對村幹部教育不夠，軍事鬥爭，還是要先教育幹部，夜裏隔我和老趙跟他倆談了話，一談，劉國忠先不承認錯誤，閃閃躲躲？後來呢？那都明擺着，不承認也賴不過去，勸說了沒氣話啦：說革了幾年命，落了這麼個下場，覺着悲觀失望，沒有前途，我三番五次的開導他，反正不承認自己有大錯誤，這種人不撤職還等啥？民兵武裝不能叫這種人掌握！現在我正式宣佈撤劉國忠的職——」

下面一陣鼓掌，口號又喊起來了，區長又接着說：

「——新中隊長叫楊志英担任，贊成不贊成？」

這一宣佈又一陣更響的鼓掌聲，歡迎的口號更響亮。楊志英一下子紅到脖子根去，一羣游擊劉國忠上他叫好，把他推測前面去。老頭、老太太們臉臉的裂着沒牙的嘴笑，會場亂了一陣子。

區長又接着說了，「劉國忠呢？跟劉國忠不一樣，老趙找他一談，自己就承移

了，自己恨自己糊塗，忘了本，又哭又打自己的臉，我看他是真心改過，今個叫他當大夥團的白頭白吧，裏邊是白的好，大夥團可以，就這叫他擔任村長。叫他戴罪立功。你們說沾不沾呀？」

都說：「沾！」

劉應鳳從人後邊站起來，這兩天他真變了樣，眼陷進去了好深，大黑眼圈，臉骨也高了，顯着老了五六歲，他抱右頰，低着頭，真是羞羞慚慚，挺不起腰來，人們誰也不睬聲，專聽他說什麼話。

他一閃頭，聲音被順。

「……受了地主奴麻痺，自個賞心慶！當那二畝地，沒姑住立場，她跟我說，

王致和有錢先權，可惡手頭裏沒錢，五叔，咱們地不用劉家這一姓好，趁他沒錢，你當下吧，張光想那是二畝好水地。不管別的了，就說：我也沒錢呀！他說：你種就是了，錢不錢以後再說，又不是外人，我就當下了。從打這以後，我在他手裏有了把柄，辦事就不能不照顧他點。劉國忠不知怎麼也知道了這件事，常找我，拿話時時來，我知道有了虧心事，不敢不聽他，催趕的，我爲工作忙的功夫大了，俺家裏一箇老婆、一箇馬街打架！」他老婆在旁邊早醒的要哭了，一聽這樣說，就撒起野來：「對，我馬街打架，叫區長槍斃了我呢！」——「你再吵，聽我說完了！」——弄的我對村裏的事就更不伸手了，劉維孝趁勢說：忙不過來，叫治仁幫助着辦吧，叫他又文化，這一下他們就辦起來了——「人們一箇紛紛議論，有人說：『好，

這事管起數了，怪不的！」

他以後又坦白這回弄東西的事，有五柯子糧食，兩身衣裳……正坦白着，一個婦女就攔嘴問：「你媳婦還弄了俺兩張羊皮！」不等劉應祿開口，他老婆一蹦，紅臉歡罵起來：「爛舌根子，誰見了你的羊皮，啞，別給人貼皮！見人掉的井裏了，你們就下石頭吧！東西都給了你們拉倒，左不是死了我頭！『那個婦女也不肯讓，對面吵起來！』我沒跟你說話，你拿的東西還有的是！」

有臉東西，你翻、你翻、翻不出來不行。」

「翻！還有那麼大開功夫！你乖乖的給我出來！」

兩個人湊看就要撕勒起來。劉應祿的臉一紅一白突然上前把老婆攔住，劈頭一巴掌，老婆就地一滾，殺豬一樣的叫喚起來，「死在你手裏，你小子今個不打死我，不是你爹操的！」

人們緊上前拉架，劉應祿瘋了一樣，連踢帶打，嘴裏亂罵着：「打死就打死你，沒你我也到不了這模樣！死娘的！」

好半天才拉開了，劉應祿的坦白也就算完了。

等人們安靜下去，老趙說話了：

「劉應祿我跟他談的，他犯這錯誤頭一條還是應該認罪。日子過好，就光盤算自個的了，地主只拿二畝地，他就上了人家大圈套，那多不值錢。禿和尚今個早還他坦白了，是劉維孝跟劉國忠給他的一夥子伺候的，搗亂官場，胡咬楊志英，見

搗不成，又把銷魂都往劉應祿一個人身上推，好脫出他們來，劉應祿呀劉應祿，你够多俊，一到這時候，他個就拿你當替死鬼了！這事你自個得好好思摸思摸，打你老婆沒用，她只受窮受怕了的人，還是該檢討自個！」

劉應祿站在前面低着頭，聽着聽着，流下淚來了……

區長問衆人道：「春選也不遠了，看劉應祿既是坦白了，給他改造的機會吧！」

大夥贊成了，劉應祿不知道該說啥好，擦了擦眼睛，楞了會子，想說句話。又走開了。

老趙最後講農會的組織很不健全，現在減租勝利了，應該補選一個委員，大家要團結，劉家王家楊家是一樣都是受地主壓迫的。

選舉很容易，大夥一舉手就行了，結果劉維明全體通過了，王致和笑着對人們說：「我跟老張兄弟應該撤職了，該叫維明當主任。」劉維明怯怯的說：「你還是瘦說話！」

天晌午了，遠處有幾聲砲響，飛機的馬達聲也隱隱的聽到了，老趙又提起緊要的事，一個老頭說：「這回不用你催，人們比你還急呢。」

散會以後，按戶分成小組，到村公所算賬分糧去了。

九 突擊種麥

半夜，區裏送了情報來：行唐城寨、靈壽陳莊敵人增兵，可能合擊城南莊一帶，沙河敵八也常過河到紅峪。區家博奔襲，有配合行唐、靈壽的敵人再次清剿團匪河兩岸的可能。並請老趙、李區長馬上回區討論工作，李區長就跟通訊員連夜趕回去了。老趙留下再召集幹部們重新佈置一下。

於戰時指揮部立刻組織了起來，游擊組連夜集合，過起集體生活，往鄰村派出偵察，一叫戰鬥準備已佈置好了，老趙再檢查種麥的準備工作。

劉啟勝已經不那樣半死不活了，一叫他辦工作就緊着辦起來，他已把村裏的糞、草、給子、鐵子，大致調查好了，他說：「種麥就是劉家台和山嘴的事，楊家溝麥田少，也都種起了，俺們這兩下的，靠大河沿，麥地又多，別倒還不缺，偏偏俺們的牛都沒有了。」

楊志英提議說：「牛嘛我們大小弄回了八頭，我看把牛借給你們使吧，游擊組集體搬工，誰出去偵察，就給誰搬上個工。」

喜的劉應順忙道：「起情這樣好！」

最後老趙提出光靠牛還不行，叫沒勞動力的使牛，別人還要組織人拉犂，使了牛還人工，婦女孩子也得下地，只要鬼子不到跟前，有民兵警戒好，大夥就緊着還麥。

戰時的工作是緊張的，大夥商量好就散了，連夜分頭去進行工作。

老趙吃了早飯，就忙回區裏去，一到大河沿，看見渠裏的水早下來了，夜裏說

有欲地地，發地地裏到處是人，娘們孩子那裏攪拌子槽，早飲過的地，有人拉家着出來了。濕潤的泥土翻開了，發出一股潮濕的泥土香味。胭脂河又復活了。——敵人兩個月的功夫把胭脂河灌進了人民的鮮血，想把胭脂河的人民摺死在它的魔掌裏，結果它失敗了，邊區人民有無比的力量，在燒毀，廢墟上，又重整進自己的家園。

遠遠有砲響，可是人們不管它，飛機在天空飛過，也沒有入理它，人們知道游擊組織早安排好了，若與敵人來，地雷六槍等着它。

人們見老趙又抬起行李捲沿河走了，就都跟他說話。「老趙多會還來呀？」「鬼子打跑了，咱們包餃子吃！」「弄點菜酒，等俺們喝兩盅！」

老趙挺高興，還是完成了一件工作的愉快，他跟人一一招呼，但是不停脚步，一直奔區去了。

——完——